寄庵詩文鈔

言者心之聲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千萬人之言即千萬人之心聲斷不能以從同者也書備虞夏商周四代之文無不各有面目詩具風雅正變歷國之詞亦無不各有性情自秦漢歷朝以迄於今無論鴻篇鉅製尺幅單詞但有傳之不朽者莫不各有眞性情眞面目存乎其閒也唐宋以詩文取士一時習尚有彼此雷同勦襲之弊大壞文體爲韓歐所痛斥其文亦竟無傳明初諸賢詩文皆卓犖不羣自永樂以後倡爲臺閣體性靈汨沒選家不取迨嘉隆七子出又復見有傑作其弊在貌襲唐音優孟衣冠爲後人所溝一至鍾譚出而風雅

掃地矣有明一代惟李西涯一人煌煌大集詩文至數十百萬言無一難字僻典亦無一聱牙語句自抒性靈獨開生面遂出諸人之上卽其人品處剝極之時而能不至決裂明哲保身亦爲人所不及維時與先康僖公同官集中倡和最多也我朝詩文之盛爲前代所未有國初諸鉅公名作如林均堪不朽然彼時風尙皆不免微有習氣及今觀之猶是古民之疾亦非後人所易能也近來風雅不甚談詩文亦難得理浪遊數萬里閱歷數十年自恨未嘗學問更苦無從瓣香不圖耄耋之年得遇寄庵先生於萬里之外先生讀破萬卷

譖述等身詩古文奄有古來諸家之長乃是古人奔赴腕下並非故求形似且無一字無來歷乃是書卷湊泊筆端迥不同乎獺祭方之古人惟李西涯足以當之而晚景亦復相似西涯倦于作書夫人以宴客無魚菜爲請遂欣然揮洒光庖先生七旬之身侍九旬老母亦掌教書院以奉甘旨也至其科第起家一行作吏循良上契

主知廉惠下孚輿論乃是先生之小試尚未竟其大用若以此爲頌亦淺之乎視先生矣理愧不能文而中心悅服有不能已于言者謹拜手而爲之序

嘉慶二十年乙亥臘八日仁和夢亭學人屠紹理拜識
於雲南郡齋

文也者將以明古今之理爲身世之用彰善而闡惡體物而言情以爲雕蟲篆刻則壯夫不爲矣以爲佩實銜華又學人之所爭尙矣而或者以爲去古則不古於是剽秦竊魏模漢範唐兢兢焉惟恐失其故步以爲不奇則不古於是餖飣難字掇拾僻書詰屈聱牙幾於使人不可句讀而文之體以僞而作者之性情亦失夫日之光星之燦嶽之峙河之流草之芊木之聳不相假也爲文而徒曰吾秦魏吾漢唐則似復何謂乎好鳥之弄聲雷霆之奮響天風之噓林木海潮之震山谷凡以因時而鳴也爲文而但塗飾耳目了然不知眞意之所存雖

多矣足貴乎吾以謂博觀而不必拘守典雅而必本清眞孔曰辭達孟曰言近旨遠此眞爲文之要矣寧州劉寄庵先生少而有志於古於書無所不窺自擢科而通籍而歸養至今年已七十口不輟吟手不停披幾於與詩書爲性命其官山東以實心行實政矢志來蘇人稱青天迨以公罪謫戍新城曹兩縣之民爭爲納鍰贖歸

天子知其賢復起而用之未幾以母年八十惓惓告歸朝夕侍奉者十一年及終哀毁逾常守制惟謹人有老孝子之目其爲文不主故常不名一格縱筆所之動與古會要皆有爲而作有託而寄直抒胷臆不假裝飾

而忠君愛親砥行勵名坦懷之性逸趣高情時流露於楮墨之間使讀者如親風範而慨然想見其爲人洵所謂以學問德行經濟爲文章之根柢者而詎若規摹形似以艱深文淺易者之令人一覽無餘哉歲甲子余曾以所業詩文質先生曾被指畫幷蒙許可然予文則繩縛草舍聊庇風雨以視先生造五鳳樓手者固不免自慙技拙矣今先生主講五華以詩古文辭爲學者倡學者多有成一家言者庚子山云大雅扶輪小山承蓋言知學者之得益于先生正復不少也今先生裒集所爲文若干篇而屬序於予予固不敢以不文辭而爲溯厥

時流之弊推原先生所得力與其有造於後來者如此

嘉慶丙子年孟秋月丙寅日建水後學張履程謹識

寄菴文鈔卷一

寧州劉大紳

艾虎賦

五月製繒帛爲虎形實以艾與小兒佩之云可辟邪也感而賦之

何不若之滿山林兮紛雜遝而來往人擇地而始行兮倏相逢而惝惘澗之廣兮不可以游巖之高兮不可以上山經莫能窮其姦兮地志安能盡其狀笑神巫之有禁兮稽世說而非誣日際此五月兮佩艾虎以辟之慨舉世而無丟兮豈前古之我師實中閨之游戲兮雖丈

失其不疑嗟余既老而無用兮心震蕩其不怡苟有益於人世兮又何務乎矯時顧惟　聖治之廣大兮惠中國而守四夷炳日月其昭朗兮何魍魎之敢窺苟吾行其正直兮涉嶮巇其如夷況性天之未失兮繫混沌之小兒豈常情賤老而虐幼兮雖鬼物亦未免其如斯昔軒轅之造鏡兮又何異乎兒嬉且神禹之鑄鼎兮爲九州而延鬷圖眞形於五岳兮秘仙人之巾笥滿乘輿之中道兮晝白澤於雲旗有所恃而不恐兮固不妨爲此離奇朝日出兮若木夕日入兮崦嵫佩艾虎兮無旦暮山之巔兮水之湄振衣兮楚楚鳴珮兮遲遲飲且食

兮無天札老將至兮神不衰嗆吁喙狐江蜮可遠而避
兮合齒戴髮如何其治惟忠信與篤敬兮尚日夜其孳
孳否則閉戸而不出兮學子淵而師仲尼

木瓜賦

木瓜東産也種之十二年成實矣讀衛詩感東之人有德於我而未之能報也賦曰

昔丙辰之正月兮余負釁而還家出平陵而西指兮過舊遊之南華羨登仙於道路兮翻賦別而要遮春風澹沱以留客兮輕舟泛乎水之涯贖朽骨於窮塞兮感哀吟於悲笳贐兼金於祖帳兮載土物其滿車拾楙子而借返兮未十年而已花猗既實而可食兮紛郁馥其無以加愧後出之無以報兮徒賦蔓草與木瓜悵相思於夢寐兮人與室其俱遐待飛鴻其不至兮噪昏樹之晚

鴉寄離騷於驛路兮白日傾其易斜臥草堂兮潭之上
孰與來兮對朝烟而夕詠霞噫嘻人生一世恩怨曷極
兮哀樂往來其紛挐吾固未能忘情如草木兮恐老莊
聞之而吁嗟

悼文鳥賦

嘉慶十四年十月庚子劉子遊於後圃竹木之間有鳥至止文采如鸐綠質碧章頭頸斑然青白其羽而黑間之圓喙短尾啄蟲蟻以食久乃飛去其後時時見之不知何鳥也詢山中人曰綠鳩之屬蓋不常有云越十二月自外歸則此鳥於前一日辛亥為孺子所執遇一庸人奪而覆之盆下扃其戶以出鳥竟坐是斃矣夫是鳥也非不知文采之異徒以飲啄之故不能自遠於人間遂不免見辱且死於庸人孺子之手而若庸人孺子又非有死之之心也徒以愛之故

遂執且奪覆而閉之以斃是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揚子雲所爲致慨也見之者自臧獲婦女以至士大夫賢人君子罔不憐焉余嘗誦柳柳州文歎其雄深雅健名與昌黎並徒以附伾叔文故爲世垢病遂困厄以死夫爵祿者亦文人之蟲蟻也旣悼是鳥遂爲之賦曰

嗟凡鳥之累百兮紛紛擾乎世間來不知其所自兮去不知其所還惟有異於其羣兮衆皆指而相目張羅網以相羅兮或媒囮之以族苟涉足一不當兮朝園林而夕樊籠覂肉味之可食兮登鼎俎以飨饕固世俗之貪

殘兮亦禍殃之自取翔鵷雛於層霄兮遌金丸又何懼
嗟多才以爲患兮實有類乎文人見權要而不知止兮
託腑附以相親迫身名之敗裂兮雖噬臍其何爲留詞
章以見於世兮讀遺集而覩愛者悲昔越裳之獻雉兮
徒以白而遠珍懷遠夷於重譯兮繄中國之有聖人學
漠庭之來雁兮固非赤而不尙嗤追逐於來儀兮笑指
野鳥而是誣孔雀見縶於遐荒兮鸜鵒能言而閉之褁
雉頭而冠鷸兮血胸臆其奚辭何天地之廣大兮而曾
不能容一鳥之微深山寂寂失所處兮城市囂囂將安
飛予年六十三始一見兮固縱紘所希有胡不侶元鶴

以千齡兮豈遇鷹鸇而弗壽諒予髦之無機心兮而訖
不能以化乎童子假庸人以厄之兮俾汝一朝而至此
忽曠觀於四極兮鳳凰死而後哀卵㲉又焉能以數紀
兮曾不一變乎刼灰譬如傭奴非不白首兮世無得而
稱焉鸚鵡賦而黃祖殺兮禰衡至今其猶憐恨不如瘞
鶴之有銘兮寄遺跡於焦山之下石巳斷而拳拳兮窮
書家以訓故庶此賦之尙有可采兮口傳誦以爲碑土
餓死而愼所蹈兮來不有年其可追

丈人石賦

劉子遠遊山中道出丈人石下悲其頹於世也幾十年矣宿草在墓良朋不哭禮也雖然其何能已感歎唏嘘久乃假寐夢彼丈人若兀若痾瘦顧而言曰凡物之生不氏不名混混沌沌其道無垠沕沕穆穆其道不暴吾之始有不子而丑歷寅及午歲不能數吾道既通丁午之中人賊其眇乃毀吾天昏者不識狂妄標幟迫我以起苟逐衆喜從艮嶽後出硏山右臣米君趨袒之則笑風吼雷鳴電掣雨傾羣駭而伏乃完吾璞日夾雨淋雪霜交侵霹靂戰鬥牛馬馳驟吾豈不聞不見不云山卉

開落澗草沃若倏榮倏瘁倏賤倏貴率性而行吾心不攖有牧有樵聲達跡交牛礪其角童跂其足彼愚且蒙吾喜與同奸黠之夫市井之徒貿然來前毀聖譽賢小黠大癡有負眉鬚或恃雕篆小兒自炫均平調仄弄唇播舌祗汙吾耳何顏可洗幸其指顧迷不得路白日西下不克返舍長夜一夢天雞何用喜十憎九於吾何有固不若茲長與世辭泯泯滅滅寧有不屑表細入墓實非其處魏德裴功周勳召庸蛟螭贔屭撼倒在地嘉碑姬鼓鑿臼受杵薪積其下火焚於野何異何同何窮何通如木擁腫斧斤弗恐如玉纇瑕雕琢誰加無用之用

不為人頌不材之材不爲已伙齧缺披衣知者其希枉下漆園祖虛尚元反耀而昧匿明而晦天地莫窺人鬼詎知不死爲生不虧爲成萬世之後一遇我友禍生於愛滿則必概人以吾寶乃失吾好不銛胡折不炎胡滅磨者湼者咸自取也其又何尤而終日憂言未及闋倏卷其舌劉子覺悟述以爲賦已而歎曰吁吾師乎吁吾師乎

澧西草堂賦

澧西草堂劉子退休之所也忘其經始何年矣嘉慶十有二年劉子重逢丁卯暇日因為賦之

巢穴既遠宮室斯建時不百年變幻雲烟窮土木工侈肆高崇歲晏人去誰識處所瓊璇易朽令聞永久我豈不知而用是為爰有澧水清見其底碧石白沙不長魚鰕煮茗益味與中泠類爰有良田在澧之前無螽無乾惫衍庾繁乃作草堂翼於山岡環堵不彫式闢蓬蒿有樹成列有花秀絕鳥不籠樊自在林園風春月秋以嬉以遊左琴右尊舂母抱孫賓客不速詩草滿屋既醉無

歸鳥啼花飛南望大路暨騎愚光滚滚紅塵潭水笑人
長橋如虹短橋如弓東陟西降重叠畫障城市咫尺喧
靜異跡吾樂吾老盍歸不早前者聞雞秉燭著衣輿卒
狂奔伺候轅門今則偃仰窗虛日上徐徐說夢老莊伯
仲前者日入倦不遑息榮辱萬變耳聾目炫今則酣娛
問酒有無有醑無酤醉歌醒舞前者祁寒冰雪闌干前
者溢暑汗出如雨我呻我吟孰知我心為日幾何所得
已多更六十年胡不足焉顏者未谷文史不俗圖者南
薌吳產之良世亦既知乃用自私假如黑頭即歸優游
豈不甚樂悔昔未覺天之生我何否何可無日既髦競

相嘲傲澄然者水水可以止蕭然者吾吾其如愚溪西
之堂實維樂鄉堂乎渾乎與吾而三乎吾其問之後來
於斯者乎

再告病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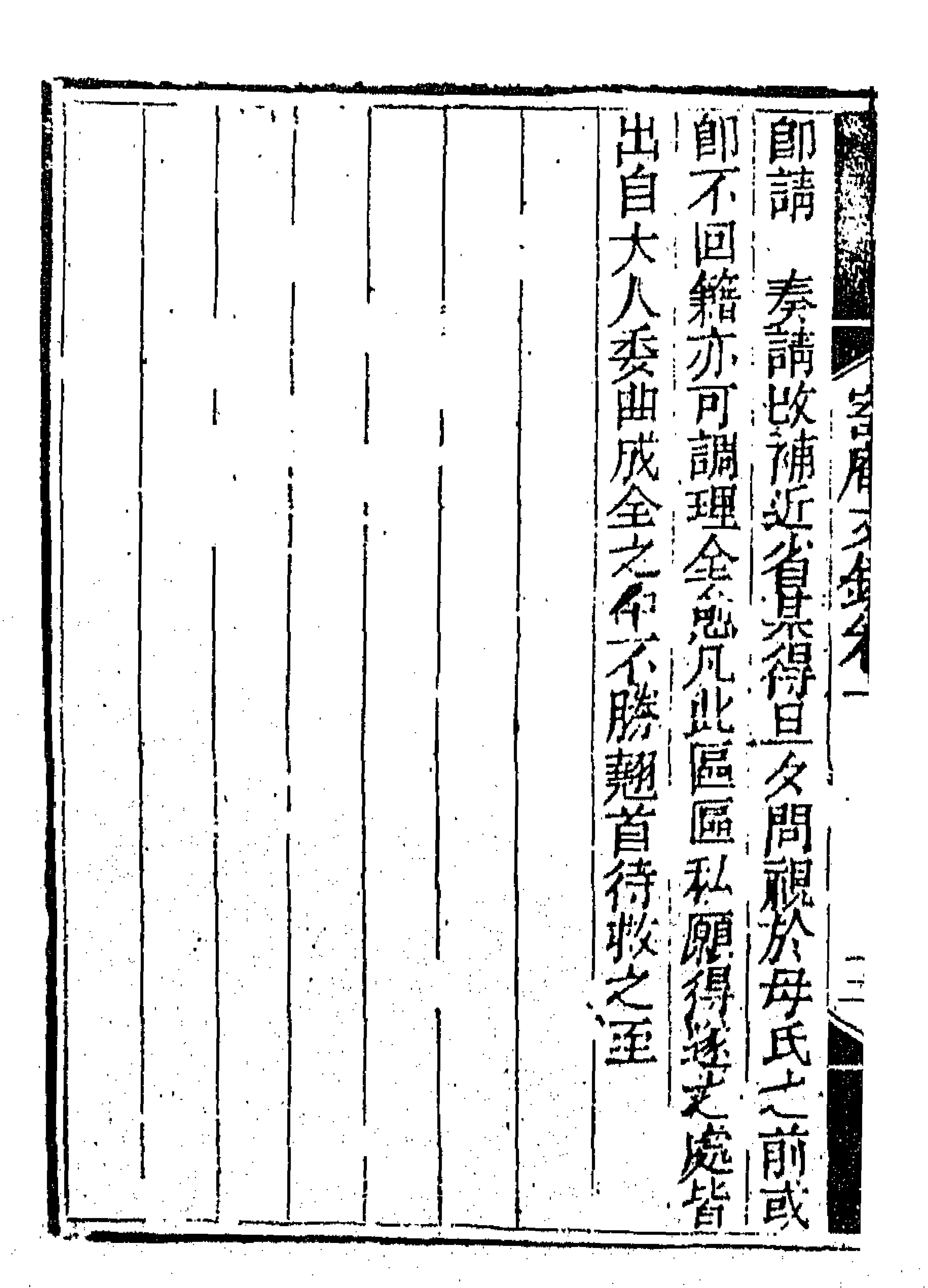
某於三月廿七日以病軀難以供職懇請委員驗勘回籍調理蒙大人委試用知縣周令驗勘在案某自顧何人得蒙大人垂顧如斯也某感且不朽而某病中靜臥天良發見回憶上年二月十八日出門之時母氏扶杖送至大門外含淚語某我今年七十五歲汝今年亦五十有四歲蒙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汝以區區廢員因人保薦輒由廷寄著本省巡撫給咨送部引見闔家老幼感激難名汝不可不星夜北上瞻仰天顏叩祝萬壽但不可貪戀官職馳鶩虛名汝兄一

子新喪一孫存亡不可必汝三弟病臥五六年汝四弟
五弟茫無知識汝子姪皆幼言至此便哽咽不能復續
一語某是時亦不敢出一語重傷母氏心擬到省城謁
見巡撫初據見直陳冀得轉達　帝座而巡撫初亦
以　君恩不可孤負當候引　見後或　召見時奏
蛇自陳必蒙　皇上特典相易某既恐無以上報
國恩又恐無以內慰母心領咨後於三月初一日就道
甫據鞍逆行者代爲執轡焉不肯行縱轡加鞭馬便傾
跌在地某自此心懷疑慮鬱鬱不樂及引　見後蒙
皇上特恩仍發往山東以知縣用某即欲自陳已情

改補教職或改補近省雲南遠在萬里外往返咨查必
俟一年有餘而教職又恐無以報效萬一始決志到山
東冀効犬馬之勞稍酬知遇之恩俟母氏年逾八十援
例陳情終養自謂庶幾公私兩盡不謂今年二月連得
家書書中竟有母氏小病之語拆閱之下豈能不驚惶
悲痛舊日素有怔忡之病忽作忽止至此則時發日夜
不寧心神恍惚兩耳間亦時時虛鳴恐遇地方緊要事
件不能辦理有負　皇上及大人倚任之重是以據
實投劾詳請委員驗勘回籍調理倘冀他日痊愈之後
再供驅策年雖遲暮亦未肯廢棄終身此某得病告病

之由及告病後之所以自處者本無一毫欺飾於其間也迨蒙大人委試用知縣周令來驗勘之時某適病小愈周令看無病容固未敢扶同出結某亦不敢飾小愈為不愈但某自稔此病若非歸家調攝一二年必不能勿藥有喜遂錄全愈一遇勞碌必將重發不瘳雖良醫恐亦無如之何坐待朝城縣書吏屬員以朝城知縣病故申詳於縣事亦復何益而某七十六歲之老母聞之又將何以為情是使某在國不能盡忠在家不能盡孝某死且不瞑目矣某竊思此時之山東年和歲稔海宴河清上安下睦大法小廉與某之近省四川貴州為鄰

縣者情形不同原無所用其欺飾規避之處不揣愚昧
仍懇大人俯准前詳照例委員驗勘署印俾得解任回
籍調理不特某每飯不忘大德之報即某闔家老幼亦
焚香頂祝於世世矣再某於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內選
授山東新城縣知縣其後因病回籍於五十七年六月
內再來山東補授文登縣知縣其後告贖回籍上年七
月內三來山東前後在山東十年有餘皆未能迎養母
氏妻孥亦未得相隨某此處借祿受爵乘軒張蓋之時
正未知母氏在家寢食起居是何情狀某致病之由實
有可悲者或蒙大人以某尚屬可用不欲某遽爾回籍



節請　奏請攺補近省冀得旦夕問視於母氏之前或

節不回籍亦可調理全愈凡此區區私願得遂之處皆

出自大人委曲成全之私不勝翹首待救之至

請徑赴齊東偕同濟南守核辦帖

三月初七日戌刻奉到憲劄以某查報補賑齊東數日逾於原報一倍詳明撫憲委濟南守會同前赴齊東確查詳報並飭某迅速來省云云某分應馳省城面請誨訓俟濟南守公回隨同查辦仰副憲意但某查由利津至省道路三百四十五里由省城至齊東又一百五十里共五百零五里而由利津至齊東只一百八十五里較爲捷近易於迅速蕆事若必由省往返未免稽延時日應懇憲恩俯准徑從利津馳赴齊東俟濟南守到日隨同查辦所有一切憲諭即令濟南守代傳免某來省

某之於齊東親孰與濟南守之於齊東濟南守之心安某之心亦安必不致持異爭執有歧意慮也惟是某揆情度勢齊東一縣不下數萬戶而去歲查勘成災者僅八千一百一戶今歲添補者僅二千三百五十五戶共一萬四百五十六戶雖口數較增於前皆不過就已勘成災之村莊內確核添補究竟不及十分之二三某以爲似屬小小補救而已若以實在情形言之則去年勘成五分災例不給賑之村莊內如成家集郭家莊唐家莊等處皆於某經過之時簇擁呼籲自言該莊等處或三面受水或二面受水竭力築堰終歲所獲耗費已盡

或堰未决而水势平满或堰已决而捐命抵当视之冲坏房屋者同一不堪支持且言上岁十二月间已经呈诉宪及抚宪衙门某随于所过之处密行查勘此等人民被时皆是就切近处筑堰为室家性命起见其余田畴尽付之洪波浩流中已种麦苗久已委弃犁无力强半就荒极可悯念如此等类某以为均应酌借仓谷俾得及时耕作是亦古者春省之义现在已经成从之村庄仓卒外出遗漏户口有闻赈归来之例皇上深仁厚泽惟恐一夫不获其所宪及抚宪无不以皇上之心为心是以特疏奏明查补奉到硃批

據實查補毋令失所欽此愛惜帑金更愛惜災黎但使官無浮冒惠實在民一金可救一人萬金即可救萬人安全此萬戶人家不致死亡流離某固有以知憲之甚樂爲也且 國家亦非虛糜有用之帑養無用之民也此等受 恩受賑沒世不忘之民皆 國家耕田鑿井輸將恐後之民幸賴 聖 天子洪福河決可塞風雨以時今歲有秋即可納秸納穗是散之於前而聚之於後也往者乾隆乙巳丙午年間東昌曹州一帶死亡枕籍肉鬻於市骼積若山次年河灘麥熟竟無人收穫此皆某所身親見者怨咨之氣上干天和迄今思之

猶有餘痛月令四月為麥秋今三月中矣青黃隴陂空
存想像恐有不堪言者似不可不為早計也某竊聞外
間議論有謂某過於直憨者不知上年水災在秋收之
後民間尚有蓋藏量予撫卹即可卒歲雖遇愚民皆可
理恕情遣今則民食已殫麥秋無期非大加添補豈克
有濟即使原查官此時覆查亦斷不能如前之適可而
止所謂易地皆然者此也有謂某過於沽邀者不知爵
祿賞也名譽虛也輕其實而重其虛雖至愚者皆知其
不可矣甚有謂彼時星使遙臨廣寄耳目惟恐風聞上
動
天聽是以從寬添補藉慰民情此則義利人已

之辨尚未分明某不必䌹縷分剖也某受憲及撫憲知
遇得邀　皇上恩榮不敢以負　皇上者負憲及
撫憲即不敢以負憲及撫憲者負蒼生赤子如斯而已
某至愚極陋無所知識謹陳狂瞽上瀆聰明伏惟慈鑒

蒲利濱霑未能試種稻田並請借給籽種帖

三月十六日奉藩司劉轉奉鈞劄以兗儀道據汶澤令稟請將被水地畝一律試種水稻飭令會同蒲利濱霑等州縣作速妥速查辦云云某時在齊東核辦賑務未能迅疾前往隨劄知蒲利濱霑等州縣飭據各牧令稟稱已將出示勸諭百姓並傳鄉農詢問未能仿照試種之處通稟在案某竊以爲試種稻田由之可不可山東官吏固未盡知之卽山東百姓且有生不知稻爲何物者亦豈能知其可不可哉是賈讓治河三策中所謂中策也行之今日則鄭人之殖田疇歌誰嗣於子產者也行

之異日則鄴之渠鄴人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可改者也於灑沈澹災之中而舉因時制宜之政閭恵所及豈有旣歟及某齊東賑荒歸身歷各州縣睇視之而後知其誠不可也某世農夙耕家鄉又稻壤水土之宜樹藝之方略能言之稻之熟有早中晚之不同色有赤白質有粳糯之互異種類甚繁以色白近碧而長且香者爲嘉穀種稻之田有旱田焉有水田焉有水旱無憂之田焉水旱無憂之田田上有泉自高及下啟閉以時耕斂不後期所入歲恒豐若是者爲上其次則水田地處窪下終年水常深一尺餘秧非長出水不能入土也又其次

則旱用大雨時行盈溢隨放始可耕種十日不雨即涸而裂矣大抵稻田之中不可使缺水而又不可使水及禾之半滋潤之而已若江若河若泉在田下而少低者則有水車水輪引注之水車笨輓用人力水輪自激而上皆有成法也下種一謂之撒秧皆浸而後播之出土八九寸始可移栽下種或驚蟄後或春分後栽秧則在二三月間或四月間過四月則為晚耕則用黑水牛而兩之一牛不勝任也閒副以黃牛兩黃牛亦不勝也以騾若馬若蹇驢駭人聽聞矣穀米之價視黍稷幾於倍又土所宜而習其業也故人樂種稻插秧之月婦孺競

作稚幼往觀白鷺翻飛歌聲四起田家既醉扶杖歸來歷歷如畫信可樂也毎一思及令人神往今蒲利濱瀉等州縣積水深者入於坎窞之中既無從著力淺者又有涸可立待之勢強而行之有損無益近日有宦於南方而歸者擇田一區而試之汲井以灌三時勤勞及秋不過黍稷一半之入鄉人傳以爲笑某初至鄉間進父老子弟爲言稻值之貴稻味之嘉聞者莫不色喜及與之言播種之艱工作之費而神沮矣再與之言土壤之殊業習之異則廢然還返誠知其不可也大人念切民依集思廣益見一善言聞一善行即日夜思圖利之此

禹稷自許者之所爲非斗筲從政所得而議其後也某竊以爲耕田鑿井帝力何有謀食之計民自優爲之但使人有餘力家有餘財則地自無餘利某由齊東歸道塗所經其得有恤賑者茍非水沖沙壓無不耕犁播種而未邀卹賑者田地多就荒蕪幸賴 聖天子洪福大人丕績金堤鞏固濁流安瀾霖雨既作雲漢不歌東南千餘里間無不額慶再生而此中尙有懸耒之民仰屋長歎不目擊之斯亦已耳茍有所見豈能不爲之痛心哉伏讀劄中試種稻田蒲利濱澇所需稻種約三四千石稻種之價浮於菽粟假使試種稻田徒勞無功似

不若易借菽粟以作籽種俾得及時力作轉瞬西成即可征收歸欵於官無所失而民得所濟某知大人從諫如轉圜爲之不俟終日也不揣愚昧謹縷悉言之以仰副保赤之懷冀採擇焉

再答張蔭堂郡守書

民束髮受書句讀甫如通籍以來益復荒落昨日忽承執事命使惶怵惕再拜辭謝自道愚衷並皆實語又接賜緘獎與逾前謙冲更甚至使倣州父母官辱臨草茅往復誨諭此雖衛文之於段干魯穆之於泄柳亦復何過禮遇之隆非人莫屬施受不當益增愧赧民學旣不殖仕亦無補尸東五年得閒緒論思求寡過而才力懸絕難計道里辟諸駑駘驂駟詎堪齊驅銛鍔鉛刀豈容並用遠追同安之盛近媲嘉定之美惟大賢無愧耳民何敢望焉猥以提攜不遺顓蒙君子與人為善之心固

是無所不至民竊以爲師之名尊師之實難子淵稱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而夫子亦言溫故知新可以爲師文禮故新原非兩事博約溫知亦非兩境昌黎之傳道傳此道也受業受此業也解惑解此惑也不博不約不溫不知而好爲人師則子輿所謂患矣故昔者孔子爲七十二弟子師有若則曾子師之不可矣韓愈爲李翺張籍師柳宗元則韋中立師之不敢矣柳宗元之文不下韓愈有若之言尙似夫子假而以陳子禽呂豎山人之屬聚一時學人頫首而事之是猶明者先路而盲亦導之聰者聆音而聾亦鼓之奚待上智始知其不可

哉伏惟執事友之必知其短好之必知其惡施之必有其時授之必有其地無使以民故畀知人之明而民亦獲免虛聲之誚然後求多士之賢從者尊以師儒之名而責其實則崇文雅化千古一時矣又執事盛德大業有而不居今之歌來莫誦誰嗣者道路相望矣期月三年聖人俟之化神之極非譏湯之易也民庇宇下飲和食德而已縱欲竭心力以禆萬一亦屬無用橫渠宇文故事更十世何敢嘗此民愚未敢自外思慕之忱時形夢寐少暇即當趨侍左右去爲師之患得弟子之益民之所大願也不揣魯昧固辭榮寵伏惟鑒原謹復

上伯制軍書

十二月之朔九日寧州鍾牧到委卷中宣示關書聘金俾大紳爲五華書院山長當即再拜祇受肅椷申謝想蒙賜覽矣惟是爾時感愧交并詞意鄙拙不盡所言懼無以仰副大君子樂育羣才之至意是以忘其忌諱重瀆視聽冀教誨焉蓋聞書院之與學校遞爲廢興者也三代後學校之教不修士之有志於學者始相與擇勝地立精舍從事於學而書院名焉其後天下郡縣皆得立學則有改書院爲學校者矣又其後學校之名猶存而實漸失於是書院復興予朱子衡州石鼓書院記詳

哉其言之矣朱子曰今郡縣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讀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已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求燕閒淸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又曰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學亂焉所謂旨哉言乎者非耶五華書院肇自西林鄂文端公其繼起而廣大之者皆聖賢之徒公相之選萃三迤之士入於其中延師課訓之藏書有樓寢息有室修膳之豐膏火之裕視中州大省有加焉是亦所以助學校之不及也然而士之來游其中者爲學來乎爲科舉來乎其與子朱子所謂郡縣之學校有異

乎無以異乎蓋不可知矣今欲使來遊之士盡捐舊習相與深求古人設書院之意既無是師安得有是弟子而況如大紳之衰年廢學濩無短長者哉然大紳嘗考自有五華書院以來名臣碩彥學士大夫蓋無不出其中即以近時論若錢龍池少司馬李鶴峰中丞周立厓少廷尉錢南園副使萬荔村方伯其最著者也彼其時亦豈能不從事於科舉之學哉毋亦惟是即科舉之業以求聖賢之學探天人性命之奧嚴義利人已之分本末兼該内外交修是以見用於世與徒事佔畢帖括者相去霄壤也是以諸公之所成就爲昆華洱蒼生氣色

而爲之師者若前宗孫潛村先生後之張惕菴先生亦且至今聲稱不朽也抑又聞之前明顧涇陽先生高宗憲公於應天書院講子朱子之學東林之名滿天下以社學應之者百餘年風未熄此亦子朱子所謂好古圖新之資能謹而存之者也今夫人百世之師也惟望出其所學以授大紳使大紳得以遞授於弟子而皆得師焉則今日之五華書院與郡縣學校而並興當世有子朱子者其必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矣大紳謹上

與袁蘇亭書

蘇亭足下邇日承足下數數叩紳在東治譜足下固樂道人之善者也紳何治譜哉今鄉人無不欲欺足下者紳何敢爾顧念東人之於紳實有不可解者方紳以乾隆癸卯年筮仕濟南新城歴甲辰乙巳丙午大旱災荒之時拯救無術方欲引退大吏且量移曹縣代者既至矣而新城人不欲紳去也請於大吏弗許適使者項公過縣南境新城聚數千人遮於道乞留紳長山西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使者爲言於大吏得留三月既至曹則其乙巳丙午之年災傷更甚於新城也方務與民休

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者無疾病者又檄辦河工料稭三百萬紳以方收斂暫緩之河員訴於使者督責嚴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人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紳偶行民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顧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此語遂達大吏耳怒謂曹縣知縣遲緩征矣急遴廉能吏代征之至則新糧皆如期完矣因議征乙巳丙午年年逋欠計爲數四五萬兩有奇揚言不足數即以他人易紳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廉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年紳

遂以病自劾方紳之初至曹也以與上司有違言投劾
去縣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絡繹道路間
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面諭止之紳以是不得去至
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書吏手迨得請而縣之人
始知之雖乞留者相踵而至無可如何也甫歸而攤賠
之命已至於是又出再至東省題補文登未抵任而新
城方修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轉請於大吏願
得紳修城紳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城工竣方議
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此在新城
時已草創是舉其時正早災未能大有爲也而已以在

曹縣任內事同衆人革職遣戍矣是爲甲寅年月日也兩縣人於是爲紳歛鍰請贖得歸其後次臣有以紳上聞者廷寄來瀆送部引見仍發往山東以知縣用將補福山福山地僻事簡其士人類皆能文章如新城於紳爲宜而部已選人裁得暫攝兩月焉次年補朝城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准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幸民間素知紳無怨謗者紳又以病自劾弗之許許暫移署青州同知次年以武定同知附署同知固閒曹也時登萊蝗蝻四起大吏委紳督捕復值河南黃河水漫白灣運河至大清河爲沿河郡縣害又委紳查災查賑紳

素無才能皆勉強任事而已後一年歲乙丑得家書知伯兄叔弟相繼物故而母親年已八十乃援例請養遂得歸數年在東如是而已無所謂治譜也而東人之於紳則實有不可解者請留矣代贖矣未已也其始以病歸也東人留醫藥者幾二年乃歸爲紳母壽爲紳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至汴梁城燕游數日始別去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留爲壽者如初歸則有送至漢口者最後以養歸也則有送至周家口者是皆足滋紳愧者也無所謂治譜也其間有無知愚民嗜好紳者或舉古人行事附會於紳或以紳行事增飾之轉出諸

情理外皆不足據爲治譜也恐足下不察而以樂道人善爲事即紳不敢欺足下而人有欺之者矣今天下之欲欺足下者豈少也哉敬質直布之足下幸賜覽焉月日紳不宣

答客一

山東縣令劉子大紳之母今年七十有六矣紳於禮宜歸養而令典獨子父母年七十以上者歸養衆子則父母非年八十以上不許　聖王之爲之制者固如是其仁之至而義之盡也紳既不獲以歸養請於是病於是以病自劾客乃雜然並進而陳其說或曰是負　國恩也劉子以謫戍臣輸金贖而歸於田閒與編氓等伍一旦　聖天子以大臣之薦復故官不及未塡溝壑將爲　國家竭智能供奔走而冀優游偃息以終其身負　國恩矣且失薦賢者言或曰是失民望也民得有

司而撫養之如赤子之乳哺於慈母也慈母舍赤子而去則乳哺絶而瀕於死矣良有司不思撫養其民而委之不可知之代者庸詎知代之者之終勝我也耶民其謂之何或曰是亦恐非賢母志也賢母無不望其子爲良有司以忠其上者故經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子之行也且男子之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父母志之矣劉子由是而牧守而監司則賢母爲牧守之母爲監司之母矣顧欲以縣令去乎劉子瞿然作而對曰紳之母不既老矣乎紳之身不既病矣乎且夫自愛其親者未有不愛人之親者也自愛其身者未有不

愛人之身者也漫假而紳明日爲牧守又明日爲監司又明日而不止爲牧守監司而紳之母不能以老而返於壯且少也紳之身不能以病而臻於愈且健也且客亦知紳之爲縣令也幾何年矣紳亦嘗一日迎吾母養於縣令之署否耶紳始筮仕爲乾隆癸卯之歲先一年辭吾母而謁選入也母年五十有八耳臨行母告紳曰汝好去若近得一小縣吾當來就養色甚喜也而紳謁選入得山東山東去雲南七八千里甚寒酷暑易中人又時方大祲餓莩之民枕籍道路紳不遑顧其私也越三年稔紳於是謀歸者至再至三乃得請歸而母年六

十有六矣又三年而紳復任山東歸而母年七十有一矣今遂不覺吾母之年已七十有六也方紳之再任山東也以獲咎戍軍臺幸 天子仁聖宰相賢念紳母老身且病許輸金以贖始得歸其甫議軍臺也紳母聞之惶恐憂泣不知所爲初不意其繼之能歸也及今 天子用大臣薦徵用紳母聞之而後喜可知也然母自念身已老又憐紳且病諄諄以毋貪官職爲戒而紳亦自恐無以報 國恩且慰母氏也則抱病之官固敢恤勞瘁盡闋四月矣病轉甚思母轉迫始不敢不以病自劾紳之志亦可哀也已八回有能三仕歷十九年之

久不得養其既老之母於縣令之署而尙不思歸於有病之日者乎古今人有行之者則稱請從其後客乃默然而退而心終未之善也

答客二

後數日客有復理前說者正襟危坐而讓紳曰子何言之妄也吾聞病者容不能自澤詞不能出諸口衣履不能與身相周旋呻吟牀褥寢食俱廢如是則可謂病者矣今吾視吾子皆反是意者其有所托而逃耶抑亦矯情沽名而爲此也且子獨不思吾　君若相若民之所以待子者何如耶吾意子之母年固老而身未衰也劉子愀然不懌曰紳失怙人也幸母氏存焉耳母氏素有心怯之疾作則昏暈欲顛踣恒臥一日或半日而後起紳之來也母舉止如平日而紳有兄今年五十有七歲

有一子一孫一子已夭一孫又相繼亡兄痛子與孫毋
痛兄之痛子與孫紳以是信毋之老且衰也夫人鐘鼎
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紳之事吾父也不可悔而追
矣敢不歸事吾母使紳歸而吾母幸健如往日固紳之
所願也紳又何求乎且客固未知人子遠遊之悲也古
之人仕於其國即之異邦亦百里千里間耳而夫子之
言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朱子爲之申其說曰不
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欲親知已之所
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嗚呼何其言之悲也今
夫東南之相去者幾萬里矣一歲之中寄家書者或再

至焉或一至焉或竟不至焉至矣而春之所寄至必以夏夏之所寄至必以秋春之所言無虞矣而未知夏之何如也夏之所言無虞矣而未知秋之何如也不得已則求之夢求之卜而顛倒無達占又未可據以爲信也不信則慼慼則懼矣夫人所恃以爲　國家宣力効勞者方寸間耳方寸苟亂豈復有濟紳之所以亟亟求歸非惟以慰母心亦欲以不負君　君與吾民耳若夫人之生於天也有東西南北之異矣人之成於父母也有剛柔強弱之異矣子視吾之齒何如也髮何如也吾齒爲數三十有四今存者十有一耳髮則如此其種種矣

吾之目尚可用吾之耳嘈鳴不已吾自知之而不能強人之知之也子又烏知吾之所謂病者爲眞乎不病者爲眞乎陸行者車水行者舟夏之衣絺冬之衣裘不必其相同也不必其若異也意之所適境之所安與爲移身爲己矣而何嬌情沽名之爲歌曰瞻望親舍兮雲山萬里富貴何極兮不如其已吁嗟歸兮遨遊之子歟已

客乃默默離席肆脩蹁躚而退

惡惡名

莽操懿溫世之所謂大惡人也當其時皆身樂爲之詡詡然自鳴得意而在今日苟以其名加諸人曰若莽也若操也若懿與溫也則人未有不艴然怒而欣然受者也夫此艴然怒而不欣然受其名者又未嘗不欲爲莽操懿溫之實也非特欲爲莽操懿溫也但使當吾世而有若莽操懿溫者彼且惟恐不得一當其意矣而特不欲人之加以其名者何也是固仁義之本心未終絕於天下也吾孟子所謂性善者是也而荀卿氏之言曰性惡獨何歟

步米山房記

石子完璞居室之東有屋數楹藝菊數十本四圍雜植槐柳松桂橘柚芭蕉之屬又數本盆一蓄金鱗鯽魚數十頭室中則琴一棋局一硯筆墨數事古今集數十函其題於壁度於几盈於榻若圖若書不可勝紀也自扁曰步米山房余見而異之問焉曰米者何也曰襄陽米芾元章也步者何曰米妙於翰墨得獻之筆意尤工臨橅至亂眞不可辨又精鑒裁遇古器物舊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米步亦步焉耳余曰嘻甚矣子之愚也夫書藝也古之人不以藝名也務進於道也其得於道者

深則其於書也將不學而自至卽學焉亦相侚也而非相亂也吾見子之所謂步米者矣揚州鄭板橋燮能書吾子樵之濟南朱青雷文震亦能書吾子亦樵之吾子所作書其署名曰板橋曰青雷者鮮有不以爲眞板橋眞青雷也米亂王眞吾子亂鄭朱眞其果有異乎無異乎且吾觀米書生險雄怪不可千古離規矩大令要自有所以爲襄陽者在世所謂亂眞者或亦偶然游戲之爲而豈以之終其身哉若夫巧奪豪偷力求必得此又不足與置辨者也言未旣石子怫然作色而起曰先生乃大愚耳先生視吾此纍纍者所得孰多也吾之鄰有

工書者素薄吾書吾作書僞爲板橋者假入售焉工書者重價購之日夕臨橅者數年不知其出余手也吾至今以爲快先生顧以是相譏乎生而不見鵠者貽之鶩以爲鵠也他日見鵠以爲非鵠也世人任耳不任目又何惑乎余之相欺爲余曰唯唯否否吾將與子進於道焉耳如子言吾固知之請以是爲吾子記他日尙思吾言

遊長白醴泉記後

是遊也余騎馬王子子文與余兒家賢騎驢駸駸前馬不及者半里僕夫數迷路忽見高阜林木間隱隱有坐且立者則子文與賢待余也復前行將及山寺紅樹綴百十樹若木難火珠赤光灼人旁有石苔蘚斑剝余欲下馬少憩而山僧已出迎矣既導至醴泉飲啜王子與發欲登東山巔余力疲不能往命賢從與僧藉草坐忽訝西澗有泉車轉雷輾聲殷殷然者今何不聞也聞迅風疾雨出叢莽間仰視天氣晴朗無片雲翳異而問僧僧笑應余乃知即西澗泉響也續聞伐木丁丁然則

山巔石子落也既再疏磬復來坐隅爲邑喜久之返西齋取子文所選名家詩鈔讀數卷總雜山鳥互相酬答而日已西薄矣子文及賢乃返飯後同至西澗列坐磐石閒子文爲遊記余復取詩鈔爲賢讀之日將入南峰缺處匹錦光爛倏忽已卷泉聲大作隔澗不聞吟哦風冷冷侵肌膚思歸休而王子記以成余於是山凡三至矣其始至也日已暝山色留人意不欲去去則月出西嶺如乘船行空明水中再至則積雨初晴霜林始然山谿淒清代人歌嘯然皆不及信宿倉卒遊覽而已偶爲五七言皆不佳又無能記者乃今得王子以其遊與纂

隔解衣據石於夕陽之下風馳雨驟而成斯記爲可不謂幸歟然余初再至皆一馬一僕蕭然來往不留姓氏山僧亦無將迎余以爲適今其有不幸者在耶余未之知也是夜山月未出巖雲欲上乃就寢明日將乞僧導遊黃花山寺歸待余弟熙撤

遊龍洞佛峪二山記

遊醴泉寺謁范文正公返道龍山懷蘇子瞻過王吉莊問李滄溟白雪樓故址不可得遂由譚城循濼水宿西關中庭老樹落葉淒清是夕始有悲秋意次日將入城從諸大夫後謁達官貴人委蛇拜床下伺顏色喜慍爲欣戚而余以東南山邑蕭疏入畫乃卻衆議屏賓從策蹇往遊焉是爲八月二十八日歷村墟行山徑中不記憶遠近既至則蒼峰翠壁上界空青崇臺延閣旁無附麗橛枅柏檜倒出懸崖坼石間勢凛凛將崩壓人懼欣駭異莫可名狀意人間不宜有此殆海上神鼇挾風雨

波濤擁十洲三島而至否則羣蜃發猶爲此幻化耳是必有名師宿儒藏修游息其間者何以不聞也世謂此山曰龍洞又曰禹穴謂大禹起蟄龍於此以治水與稗史所志周穆漢武之事何以異殊荒怪不可信矣次日至佛峪訪林汲山房周書昌太史讀書處西南陰崖霜林爛漫意氣軒舉如從五色雲中游衍既殊塵寰亦異哉我遥見天半一亭了然左側瀑布聲鏗鏘諧金石謂林汲山房在是矣既至而山房乃在其右平實處草屋數椽清泉一縷石壁上佛影靜穆僧亦差解人語遂導至林汲泉坐樹石間日將入乃陟北岸觀瀑布巖盤礴

上孤亭極目所至歸宿林汲山房是山雄奇不逮龍洞而幽閒過之林汲山房之名滿天下天下士至濟南有不問龍洞而必求所謂林汲山房者矣豈不以其人歟次日曉起復至林汲泉勺水研墨爲文記之泉聲若嘯若詠若與余相酬荅同遊者爲王子文朱枚人與余弟熙敬兒家賢僕姜曉王宸保僧則見修云

飲秋水亭讀畢紹伯李懷民昆弟詩記

乾隆癸丑二月余復至王子秋水亭飲酒亭西壁間庋古今書籍幾百卷余欲讀未見書王子以李夢陽評孟浩然詩見示且讀且飲酒浩然詩不爲鈎章棘句皆人意中語然久而益新無陳陳可厭之狀蓋王子詩所自出也復信手抽取三五卷初得一二客吟繼愚溪詩又後邁塘集則高密三李昆弟師友之作也三李者李憲噩懷民李憲暠叔白李憲喬子喬世所謂石桐蓮塘少鶴三先生而其師則愚溪畢先生宗元紹伯也三李詩受學於單卓然欲自成一家石桐嘗選司唐詩主客圖分

張水部賞長江兩派為主自朱可久李才江以下皆客之因名已與少鶴之詩為二客吟窗之旁邑數百里間言詩者咸宗焉而其弟子王寧焯熙甫為最當戊申秋熙甫應鄉試於濟南余與棲霞牟應震寅同自曹南至同客某主人之家遂相過從得讀熙甫詩時熙甫所手抄主客圖在秋水亭屬寅同索之余因得汎覽焉又四年余自滇至京師晤熙甫而後知三李之詩與其人未嘗不歎其人不可得而見其詩亦不可得而讀也蓮塘已矣石桐少鶴皆遠遊余且歸計此生未知終得見與否而今乃以無意得其詩於秋水亭中而且以得師友

淵源之所自可不謂幸與王子詩學王孟不及張賈自爲正宗然與二李議論多齟齬以故此數集皆若未觸手者固無怪其然也憶余初飲秋水亭時遶屋皆秋柳溪邊芰荷蕭疎映帶有逸致而今荷錢未吐柳黃初試而已時序變遷人生會合往往如此顧余獨怪王子宅畔逕曲而逼與前迴異又亭際多插籓籬若大有閑者將毋秋水論詩之旨亦將一變耶蓮塘集有崧嵐居士評甚悉崧嵐與余同氏名大觀同少鶴官於粵詩與書皆取法少鶴余在趙廣文滐源齋中見其書固邀趙往見而王子適從擇士將治裝歸匆匆書一帖詩示王子

余從旁讀甫一章郎定爲少鶴友也熙甫又言膠州有某者爲蓮塘局弟子余偶忘其名他日見熙甫當問而書之

南山中看桃花後記

余作夢遊記甫成而董子勿軒適至因與董訂遊南山之約余先至則於橋邊待勿軒勿軒先往亦如之次日晨食罷余亦約張子金門楊子耿光豆子价維合章同往金門以他事不果余同合章先至橋邊頃之耿光价維亦至勿軒遲遲乃至遂相與循溪邊垂楊樹下詣南山麓春色迷人不知所適客言東則與之東客言西則與之西重崖邃谷無不歷也少倦則藉草而坐枕石而臥日晡乃至南山北平岡下向之曲折往復散見迭出者至此始全攬其勝如雲之出於春山綿綿不絕谿谷透

迸而光彩煥發也如野燒之延於空吸天動地無不驚駭也如江上晚霞浩浩蕩蕩與天相際也又如廣寒月殿奏霓裳羽衣仙子乘彩鸞文鳳而翩翩冨貴人園奇炫異帳幙聯屬數十里雜陳人世難得之珍玩以爲戲樂也斯亦人間之大觀矣然吾觀山中桃花或數百樹而一區或千餘樹而一區種桃者固不一姓矣合之則見多益之則不厭而余輩之時時縱遊其間者又不必一邱一壑之名爲已有也然則相天下者亦若是焉斯已矣萃衆人之才以爲才其才乃全不必自矜其才也集衆人之德以爲德其德乃大不必自負其德也漢之

黨錮唐之清流宋之僞學豈獨諸君子之不幸抑亦國
家之不幸也吾蓋於看桃花而得相天下之道焉故書
之以爲後記

伏生子孫世襲博士記

國家褒崇先聖賢後自顏曾閔冉而下若濂洛關閩其嗣裔皆予以博士世襲罔替隆重儒術昌明經學恩溥禮周於斯爲備嘉慶七年秋 天子復俞山東撫臣請以濟南伏生六十五代孫敬祠在鄒平者爲博士俾世襲縉紳大夫之徒靑衿子弟之選莫不欣忭歌頌是舉也上紹姬周唐宋有承炎炎盛漢光耀其間聖天子優渥之仁賢大吏表章之義爲千古所未有也寧州劉大紳備員東土嘗以事過伏生里拜祠下祠中龕授書像伏生南向坐女西向坐鼂錯東向坐少下肅

肅穆穆如際其時祠後爲墓村阜拱環林木蓊蔚信靈爽所馮依也竊念暴秦肆阬焚之虐於書尤爲厲禁當時齊魯諸儒固無敢私挾偶語者幸而伏生以旣老之神明腹笥藏之否則雜然與諸子百家同歸煨燼矣然亦幸而伏生年九十不卽死鼂錯適以求書使至假使伏生死先數年使者來且數年後異日孔壁未出晉僞競作書之傳不傳固未可知也顧伏生豈無子若孫能誦書者乃寂寂無所見而獨九十老人口授其女以授於使者耶倘[illegible]不絕如綫吁亦危矣東漢明帝爲太子時受書於桓榮及卽位猶尊以師禮其後臨辟雍養老

以榮爲五更親割祖執爵而酳賜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生值經學盛行之後一佔畢諸生耳跡其行事不踰中人當拜老乞言之時亦未聞有所祖述以爲啟沃而明帝顧崇異之如此若伏生者以其身存亡爲書之存亡者也書既授而禮遇不及其門爵祿不及其子孫將所謂上焉者以黃老之治爲之君下焉者以刑名之佐爲之臣二帝三王之道載於書者固未嘗肄業及之求書受書姑以是爲名也云爾非我 國家 聖君賢佐一德同心其誰能舉廢墜之典於二千餘年之後汲汲焉求其六十五代之裔孫而報稱之也哉今年博

士將入覲相見濟南大紳旣幸親睹盛事又識博士散
逃其大畧誌之撫臣和公寧恂恂若諸生昕夕手一編
不置蒙古人嘉慶十年六月初五日

拜李滄溟先生墓記

前明河南按察使李滄溟先生墓在濟南郡城西北柳溝蓋鞏山之麓也殷正甫墓志云葬於牛山王敬美記又云在長清道中意始葬不於鞏而後有所遷改耶我朝順治十五年戊戌宣城施愚山爲學使時嘗修之書文於碑又五十餘年爲康熙丙申有洪洞劉鎮者再修之亦有碑記焉施記云墓在城西五里許藥山之麓據志藥山在城西北十二里鞏山在藥山南施蓋誤爲一山而所云在城西五里許者亦未得其實也嘉慶十年乙丑余以母老宜歸養得請而未及行僑寓西城門外

七月望間與福山諸生鹿雪樵林松謀拜先生墓下適黃州諸生畢蘇橋旦初亦客歷下而膠州宋步武維祖學博以赴嘉祥任汶城中新城諸生王秋水祖呂胡乙垣太光耿希尹維幹皆以送余來遂期二十一日同往至日蘇橋雪樵秋水早集余館待步武不至一俗容突如來語言龐雜不可耐急送之出門余六人者約先往甫及戶而步武已至遂行居停主人王懋勉嘉修亦與焉時余已爲放騾之舉顧驢而上值昂無由得乃皆徒步行路上僕僕問先生墓所在皆不知先生爲何時何人但云有三四古墓在西北山下亦不能名山爲何山也

至則施碑劉碑尙屹然立耕犂已及先生墓下先生祖
父及恭人若子四世幽棲皆碣仆塚平不復可識矣夫
先生在當日以文章氣節名天下操觚握管之士宗之
如泰岱滄海今未及數百年而殘阡廢隴僅以供樵夫
牧豎之蹂躪過空山弔夕陽者竟寂寂無人焉學士大
夫恬然不以爲怪彼村氓野老之不能舉其姓氏又何
責乎余與諸君皆貧乏不能備牲牢瓜果淸酒再拜奠
醱而退憩道旁樹下各爲短章以獻日暮乃惆悵歸其
來也由西而北升降荒山亂石間不見行人跡歸則由
北而南而東南路坦平有車馬往來然兩足皆胝腫移

寸步如負重荷登峻嶺數數顧日影又迷道不見城郭甚歎惋抵舍希尹病臥不晩食余倦不能立惟坐而已步武秋水雪樵尚入城蘇橋仍返寓視其狀皆憊甚也次日爲文記之並次其詩於左先生政蹟許誌銘及傳中其詩文則愚山論之詳矣不復贅寧州後學劉大紳

張金門移家記

張先生既移家後一月余爲詩賀之未已也又從而記之曰先生於是蓋三遷矣其始也由東門之下坂而來御尾以爲是夫子所云仁里也擇而處之也未幾去西而東矣今未幾向之東者復去爲西矣方其再遷也室之右有廡可塈也可塵也有牖虛之東南之山見其巔趾宿霧朝烟接於堂戶賓至如歸不著冠履如在林泉笑言忘晡先生殆將有終焉志矣今之宇向北而門羣山處後道廻而近塾隘喧闐客之來若余者或以爲不適然其後有餘地草木果蔬各以類植貸畝而望山川

靑碧無畀囊處先生固以爲不赫樂土而得安居也且先生蕭然四壁囊空橐垂盡簡猶存瓶粟可數其東也吾不及與執事之役意其時傴僂扶藜杖背負小弱孫破書册幾束壞瓮瓿幾事挾而從其後者十小輿耳雞犬有無皆未可知其不重遷也固如是哉昔孟東野移居有詩曰家具少於車夫旣已有車有家具矣何多少之足計也首尾誠仁里多故人先生其終能有是歟其不能有是而更有所適歟惟先生小之耳余四十年來聚厥城市僕僕問舍此中今老矣猶故居也如先生之一遷不止而再而三也亦豈易得哉嘉慶十有一年二月辛酉

游龍潭記

由方那游龍潭者道大紫過石橋循東山而北可走馬也然少迂道莊北涉小江水而東則較捷小江即潭流也言小以別於婆兮江也更北涉小江之沱而南東捷亦如之水又淺於小江矣然皆徑復蕪田稽隴間不能掘履容足而已邦意概陷泥淖中余與刎軒秀樹約將君紫來關君學甫朱君秀庵為半日之游是維嘉慶己巳之八月甲寅去寒露節僅五日耳而天氣蒸灼猶如五六月時汗出沾濡不止乃易草冠扶竹杖躡芒鞋布襪徐徐從更北徑行至沱西視水可涉而余與蔣君關君

皆老怯於揭欲更前求別徑既得甚適一人自東來語所
由涉處告以怯慨然分負焉時勿對拂其手僧子劝好
嬉戲先解履涉水躍及脛不覺驚歎此涉謝負者問南
東適幾更甚小徑林陰蔽後人至則前人讓之有橋跨水
者南及潭側而白石林立雜樹蔭之人從樹石隙中行
冷沁肌膚周覽潭上密叢泱漾恐欲息而遊人雜遝遂
詣新祠叩門無應者由旁戶入緣長梯登樓上則潭如
大圓鏡在八面前異觀肝膽先寒人不能久也遠近諸
峰各出烟雲爭娛客客坐處高前井村墟不如尺丈馬
耳兩峰尤秀峻出何雲開疑有李衛公一輩人騎龍駒

行旱歲雨特甚未之知耳時兒子家賢與其儕亦至汲潭水者普洱茶人啜三四甌乃止勿軒縱談古今人事雜以俳諧且時時譽其兒爲笑樂淸風習習不扇自來回憶行田間時幾同隔歲祠中攻木未竣匠人斤斧聲不絶遊客亦紛紛至顧祗覺可樂無敗意處朗詠許用晦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二語久之欲賦一詩憶子美萬丈潭詩縮瑟中止日將西乃下樓赴潭上潭中皆紅泉沸沕余少壯時固嘗游是澄淀淨綠出泳魚鰕粲然可數其鱗鬣潭源固非濁者此蓋伏流所致凡水濁則厥生而是潭轉以此增其氣概然則水之

可重者其亦別有所在耶秀嶺言潭中龍好潔異他物
觸卽祟之舊祠有碑爲先文山太史文共趨讀之則吉
州前輩魏公文也夕陽照人不能久立遂循來逕歸飯
後姑爲之記而詩若歌則仍以俟諸異日

東南山中看桃花記

庚午閒居課子姪賦彩雲見南中飄飄然若漢武帝之謫大人也一日有客持桃花相示曰東南山中千萬樹桃花盡開矣便携所藏酒出東門詣甸尾城翼借張兄金門往先是旬日前與金門約以二月朔二三日往看桃花至是適二月二日而金門已扃戶出余嘗語金門天下閒人惟我與君二人耳今日閒人我獨耶念此外無可與謀者因屬其子趣之於山口橋邊相待至橋邊綠陰如幄翠草成茵河水從西來清淺可數魚子坐石上望東南一帶層見疊出遠不可極非夙見之幾不知

爲桃花又將作彩雲觀矣金門久不至於是遂獨往山中山中人皆相謂曰桃花待寄庵久矣每過一花樹下俱徘徊不能去若可十數日留者顧私心欲盡攬其勝輒前往周旋曲折十餘里未能止未倦即坐坐即飲酒往日携酒必二㮎與俱一酌金門一寄庵自酌金門既不至則以一酌桃花一寄庵自酌每酌以三爲節日未夕而寄庵醉桃花亦爛漫有酒態矣遂歸循支河隄柳陰中蹇衣徐步時時迴視久之如在天際去人已遠初過山口時東南望無桃花有怪石百十成羣作獸形作人形作禽鳥形亦有如門如屋如亭如臺者磊落秀潤

巧繪所不能圖也不數武而桃花見桃花不名一色非雲霞佳氣不足擬之與衆花間植者掩映尤有殊致樹下時時有乾鵲見人則喜噪不止若爲桃花報客至者昔謝安石好爲携妓之遊吾嘗謂秋冬山中菊枝傲霜梅英霏雪幽人高士孤吟獨嘯之時非伎樂所宜惟春風淡蕩桃李芳菲寶馬香車錦衣玉貌絲竹並陳謳歌四起乃相稱耳然名花灼灼娛人老子興已不淺亦無所用此爲吾意欲化身千萬億使千萬億桃花樹下皆有一寄庵在呼之欲出不可得則置千百大圓鏡印千百寄庵在千百桃花樹下豈非快事而乃僅託之一詩

一賦一記之間也毋乃渺乎小哉是日風拂拂不少止然桃花樹下未有一片作紅雨飛者歸道甸尾城覩金門猶不知其所之也

東南山中看桃花後記

前記既成反復諷詠之怳惚若山中千萬樹桃花依依左右不忍去也於是有再往之思是夜枕上倏聞風雨聲悵然者久之竊自念予不負桃花桃花當不予負也曉起飯罷仍携所藏酒過甸尾城翼遇金門焉至則金門在未他適也遂偕往視昨日所歷地幾過其半醉而後反劉子曰桃花其有待者耶張子愕然曰何桃花之有待也劉子曰是固所謂爛若舒錦無處非佳者也然而待於日之光以生其華待於風之情以益其韻待於雲霞之變幻以盡其態待於山水之明秀以暢其機待

於酒滌蕩之而不滯待於詩若文潤澤之而不鬱待於
人賓主之而不孤也故吾之於桃花也若讀異書不終
其卷不輟若嗜嘉肴不罄其筵不厭若求天下士不訪
閥閱之家不棄簞瓢之子通都大邑深巖巨谷無不物
色焉惟恐有遺也遠之以觀其氣近之以觀其容合之
使衆著其美分之使各盡其能其馳也若鶩其息也若
思故始之於山口橋邊也藉柳之陰以相爲旖旎也終
之於陽暮山麓也倚洞之幽以相爲窈窕也幸今日之
來期他日之再來而又若恨前日之不早來者凡以爲
不負桃花之所待云耳張子忻然曰子之言是也歸而
書之爲後記

遊草庵記

庚午冬余以事至高槩將歸矣主人固留不得辭乃為草庵之遊其館師孔君雝泉方君杉亭願偕往三人者皆已老慮無濟勝具也議皆乘馬又慮終岑寂也謂其弟子曰今日之遊願從者聽無拒於是三人者乃騎馬往杉亭庵鄰人也先導余與雝泉按轡從其後杉亭上下馳驟少年人不及也草庵在巖巒林壑間始出門即隱隱望見渡一水至庵前路從山塍中出園圃隔之橫木通人行纔容足處爲數坎馬不能上也放馬道旁樹下徒步至庵門左泉聲曲折落絕壁下入田間而止杉亭

曰此瀑布也睨覩之一屋簷溜水耳無足觀者庵負巖若几爲重屋巖有洞深廣四五尺貌佛相其中亦不俗時冬暖雜花紅紫與山桃相映發朱欄一樹纍纍作顆虬朋金丸未足喻也顧其中不知有物否尋石級登樓擁滯無所睹庵僧雖遜不可飲即下樓由旁門入前室軒窗洞達遠近村落皆俯伏杖屨下計去平地不過數仞耳而固已如是士君子立身行已當如何位置耶流連不能去杉亭曰此去有羅伽庵雲峰寺崖頭庵皆可遊盍盡一日與平皆曰諾議所適由庵後則先崖頭後羅伽又後雲峰然非攀藤履石不能至也由庵前則先

羅迦後雲峰又後崖頭可騎馬往矣於是由庵前騎馬往過一橋爲瀑布泉奔流處瀑布泉不一二數流石上皆穿嵌空玲瓏可爲珍玩橋前後綠樹蓊蔚丹黃間之不移時已至羅伽庵門前水若帶山下水田作僧衣狀較他處逼眞入庵則蕪穢不治惟門外喬木青蒼出屋上一倍疑將窺人者山僧復他往餘館師在館師於巃泉杉亭舊相知殷勤送道左覩上馬乃返至山半已見雲峰寺限以谿谷不能逕詣也盤旋崖澗前望樹色水光勢在天半未幾而人馬乃高出樹杪馬蹄蹀躞水中下臨不測凜凜焉恐將墜也有龍潭焉瀑布源也東西

南障之廣數丈北分爲三其流猶澎湃震人耳向使是潭滙而爲一雪浪銀濤直瀉千仞其爲壯觀豈在仙瀑布下耶灣環深黑無魚鰕影鼇泉杉亭數見之遠立道中獨余徘徊潭上從者曰歲旱於是禱雲雨輒應又頻有怪異詢之則潭中居神龍潭皆類是不足述潭面落葉風來旋轉如小舫古聖人見落葉而爲舟非虛也擬假寐石上鼇泉杉亭呼曰可去矣遂捨潭將詣寺余所騎馬忽驚逸不能止數從者牽挽之復騎行至則門外鍵杳杳無雞犬聲道人逐農圃田間去矣呼之返啟戶入坐空階上視青天咫尺雲氣行其上可手攬也道人

汲潭水煮茗松烟裊裊欲上與雲合倏而童子數人踴躍至則二師弟子從草庵後來者沾沾有提得自喜之態茗正熟分啜之味大佳惜差少耳余詩曰道人少汲潭頭水酉作寒崖瀑布泉蓋戲之也自此則當由崖頭下草庵無所用馬矣命從者引馬他往復過一村尋居人少語遂至崖頭庵庵外長松有海上飛濤響坐臥可判日也僧若邀入庵中塵俗熏人疾趨出大抵是遊之奇險淸迴在道中馬上入寺庵卽無所有然未有如崖頭之甚者崖頭視草庵不可見徑崎嶇無著雙足處右足得所止左足乃敢移尺寸不敢肆顴泉尤𢚩僊俾角

子扶掖之乃能下甫下崖而草庵已在眼前庵左瀑布光彩雜虹蜺莫敢指視非復向所謂鶯潭者不從崖頭來幾失此瀑布矣天下懷奇抱異之士値聖君賢相汲汲求治之時而卒不見知沈埋山林草莽間以終其身如此瀑布者豈少也哉正未知李太白蘇子瞻一輩人見之又當何如也歎息久之重入庵渴極思飲沽村中未至以茗代之及至而飲興盡日晏矣循舊渡歸村中人尚有耕者牛犁所及白鷺隨之亦畫景也旣歸倦未能爲記枕上乃記之十有一月二十二日

游龍洞後記

余生六十有五游龍洞者不知凡幾矣然皆未爲文記之少時從父兄游不知記壯歲偕朋友游不能記迨老則携子孫游又不暇記每讀酈道元注謝康樂詩柳柳州文輒歎曰吾負洞矣負洞矣嗚呼余之不文固如是哉嘉慶辛未歲將終曲江張柏邨先生來視余未及再宿將辭去以龍洞記要之爲留一日游之次日而歸歸三日而記成寄至正除夕矣夫人於人之在耳目間者久則習習則忘以爲無甚異人者卽知其異矣又曰吾有待一旦賢人君子自遠而至詠歌寤寐若將終身不

能自已於山川何獨不然哉先生記其寫景也則畫圖其譚理也則講席行雲流水不足爲其致也攀藤附葛不足爲其癖也雷霆不足爲其震動龍蛇不足爲其變化也更數十年復有如先生者乎是洞之幸也亦余之幸也余何何記哉惟記庚申年來游斯洞去今歲一周耳其時升降出入無甚苦者而今則上之若登天下之若墜淵側之若緣壁俯之若由鑽艱難數倍往昔者何哉昔也憑險徑造游行空虛今也高下曲折非著實地足不敢尺寸移時序推遷人之心力亦因之以易可慨也凡來游者必爇香必秉燭若炬必然爆竹必賚酒及

乾餱香識路也燭若炬借明也爆竹驚怪物蟄虫也酒
益與乾餱妨不得出且餒也鄉之人有獨游者火既盡
迷路不得出數日遇後游者始翼之出斯亦可笑也洞
在陽暮山麓爲寧州八景之一曰春雷古洞或曰古嘗
作鼓謂春始雷時洞中聲尤異云舊有蝙蝠數百見火
光卽旋飛不止而今適無之豈非其時則不出耶抑有
所避而他徙耶初入洞有兩徑一自高處上下頗危險
一循平地若門然回顧之天日光可見也然惟童子可
俯首出壯若老非折腰屈膝不能也是游也余幼孫保
保實從余欲導之出入而保保有不屑意其或有所見

也夫因附記之以質於先生並諸同游

記游天游洞

天游洞為龍洞口上一層四壁如削無階可升雖別有門徑非其人不至也遠望時見天游不見龍洞及抵龍洞遂不復知有天游矣游天游者如臥陳元龍百尺樓上臥衆人百尺樓下不但上下床之閒也故又名天樓洞其始蓋得之董子勿軒董子勿軒得之牧年童子牧年童子得之天游眞人天游眞人不欲輕以語人而余與張子金門柯子蔭塘時時至焉勿軒或偕或否意中皆有一勿軒在也今年張子柏軒來游洞之名將於是益著而勿軒死已久矣來游有十一道東南由山口東由

甸尾城過召保冲召保冲則勿軒故居猶一草堂在焉

附

遊龍洞記

張履程

龍洞奚為而遊為貯菴先生遊也辛未歲將盡予自曲來訪先生逾月辭去先生夙具遊興以予亦同此癖謀所以留予者遂為龍洞之遊步出東門由李氏小山房賞梅過山口踰瓜江約十里許抵龍洞洞有四曰下洞其上曰中洞最上曰天遊洞旁曰乾洞將抵龍洞皆望見之予與先生既至下洞少憇焉洞與中洞通惜土人塞之以祀神有泉水清冷可愛大且數輪惜處下不能溉田畝為無用也乃取道數十武上中洞天遊洞在其上可望而不可即既入中洞軒廠可容數筵此則暗

矣同人於是或執炬以燭異物或篝燈以取道路或爆竹以震龍蛇或燒香以識來往初魚貫入徑仄坎深艱於步履石筍嶙峋具有奇態約數十武高丈餘頂平如白紙蓬濶丈餘長六七丈有石如鳥龍兩首相接蜿蜒欲活東西其尾各長數丈餘盡洞之得名者以此自是愈進石壁礙高高下下路愈險行愈艱境亦愈奇乃下石梯經壺口同人乃指所爲天生橋者橋不盈丈其上有如仙子攢簇而行者然居嘗謂黔道飛雲洞其逼肖處爲畫工所不能及若此爲蓬爲龍爲仙爲橋天造地設豈復人巧能代乎再進路愈險有意欲止者先生曰

再進當有可觀又再進得石柱二三以石擊之聲如鐘鏦鏦錚錚如角閣閣橐橐雜以爆竹聲山谷皆應覺胡琴之碎羯鼓之催雷霆震驚百里並集一時令人傾聽不置時火炬交集足力既竭行人汗浹背或曰可以出矣先生曰再進當有可觀愈進得一峰高四尺許予曰峰殊可愛盍錫之以嘉名先生以玉笋峰名之至此小憩予興不減再求進同人曰止此矣先生曰留有餘可也乃就所炷香認故道出焉予曰曷從事於天遊乎先生曰是當蛇行不識憚煩否予曰與造物者遊曷憚焉乃蛇行入列坐其間中下兩洞生於足底泉聲潺湲與

耳謀俯矚原田毎毎遠山雜樹如羅掌紋別具洞天遊
天遊畢遂由乾洞出景雖遜三洞盡亦有足觀者焉居
嘗謂遊山如窮理存一息而欲止之心則所見僅十之
一耳憚於研究雖有所得亦得半而止耳路愈險則景
愈佳思愈深則理愈出天下何在不可如是觀哉先生
於遊之前日集同人張金門何藻壇昆季張心傳昆季
柯蔭塘李乙觀讌宴於雙琴山房是遊也盡前日諸
人而令嗣家齡幼孫保保從焉予故記之以誌一時之
勝遊云

記瞽者渡

水有淺深緩急強弱險易之異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渡以舟而深如淺急如緩強如弱險如夷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及余經此渡而喟然歎瞽者實能見之不瞽者或未之見也渡在竹園村至珊瞽中間上下往來幾千里過者日無慮數百人從未有議及舟渡者有瞽者過而惻然遂為倡而羣瞽和之人日積錢一文閱數年而渡以成利物仁也為義勇也知克有濟智也一之間無敢設誠也瞽者非惟見水且見道矣嘉慶壬申三月納樓瞽生文光與余偕渡為余言

圖記之或曰始瞽者闔有涉而溺焉者乃倡爲此而卒
底於成嗚呼獨瞽者闔之也哉

寶珠山萬佛山遊記

嘉慶乙亥四月五華書院弟子見尋於寶珠山者七人於鳴鳳山者四人予力弱不足以留之相與賦詩贈處灑淚別去余曾數至鳴鳳而寶珠未一詣未知其地烟雲泉石與七人者相安否恆旦夕思過問顧久雨爲霪不止恐泥濘礙人足每誦唐棣爾思室遠之句謂是善道意中事而聖人以爲非思理是固有說矣六月十一日視天且晴急招建水武子向賓議偕往適他出遂於次日鐘初動獨蓐食肩輿挈一僕將出小西門去忽宋李二子來輿前則二子於昨夜已下山來矣行十餘里

過傅忠壯公故居豐碑屹立泫然慨想死難時事再二里許又得見楊忠烈公碑過山下村道旁睨一碑上書倪蜺草堂四字問草堂亡矣遂登山山不甚高然峻峭中故多喬木古藤陰翳蔽虧雖無雲時不知寺所在也少平坦處一徑斜入則已至寺門矣犬獰獰欲噬人輿僕爭呵叱之僧出禁始不作聲虎豹守關類如是耶諸子聞聲倉皇出迓楊子亦先一日自鳴鳳至相導南樓讀書處牕几明淨圖史縱橫欣然樂之隨周視殿宇上三望閣城郭村墟皆出足下望五華深處歷歷可辨初七子之來也意頗悽愴既至皆安如素有造物主成之

感信山水之移人情也山僧致中爲設茗供因談及萬佛山相距僅五六里有洞壑之勝時午雞未唱勢可往返顧予聞彼中僧多人我見不欲往致中願爲鄉諸子皆願從惟輿人不願也强之上山巔捨輿杖竹枝步行憶司馬君實遊山語甚有味一食頃已及洞口軒敞如樓閣水迤邐流入不測深淺壁上青綠歷落有仙源及桃花雲院鐫字旁一巨石投以小石聲硜硜然舊可燃炬出入出洞即抵寺門矣有聽瀑樓及一草亭故蹟可延攬惜爲水隔仍循山趾行赴寺寺名法界　聖祖仁皇帝　御書也天章雲煥非復龍跳虎臥之比僻壤

溪山何幸當年有此際遇耶寺敬藏　御詩　御書經山僧外出無由肅衣冠拜瞻僅得一登藏經樓山外人以入山爲幸山中人久輒厭之常情無足怪者有旃檀佛三金漆其外合於吾儒闇然之義壁閒碑版皆可讀趙太史文雅贍蓋初爲庶常時作石中丞文老成有古大臣風旣出覓聽瀑樓一草亭嵯峨蕭瑟殆難爲懷壆雨庵亦樸陋無足觀者惟四圍村落參差入畫耳時過午恐不逮入城遂返細雨已霏霏至穿脛過澗雷雨大作予張蓋猶不足禦諸子無蓋者覆衣其頂顧不恨山靈厭客恨不及盤桓洞口時風水閒閒以雷雨耳目當

增奇勝耳歸路漸滑不如來時困頓升降余手自張蓋僕左右掖之幸不跌撲諸子亦憊甚惟致中棕笠草履若無事者至垣後由間道入寺宋李二子亦自城中返矣諸子中有先至者又遣輿人往迎不相值勞人適已殊不惰也雨入汗出身冷如冰呼酒連飲之乃無寒意宋子言忠壯公爲侍御史假歸遊茲山風雨昏黑不能下踞石橋聽瀑久從寺中得火乃下與今游畧相似因披殿側碑記誠然記文大佳但中間攙入冢牘一段定鄉曲無知人所爲飯後諸子皆不欲予歸予亦遲遲未能遽去遂止宿山中一夜鐘磬梵唄無喧譁能恐余亦

將爲是山所有矣後十年未可知姑記之爲他日券歸將謁鳴鳳諸子及武子爲証之七子皆宣威陶子致用達夫霞谿高子乃聽用康鎮雄賴子壽昌錫九永善李子文燿旭初江川宋子大寅絕八廣通李子賓秀大楊子春蔚文煥鳴鳳山四子則寧州趙子叔賢復成東川王子价維藩及舒子健體乾楊子自全純庵其間迷奚子宗武繼祖尚不知見奪於何山水也寧州劉大紳記